

“江南春”这个“IP”是如何成为“爆款”的

——回看元明时期那场“江南春潮”的文坛往事和文人群像

□刘艺璇

“营销奇才们”如何挖掘“IP”

故事发生在自古文化风流的江南。

江南不光经济富庶，还是独树一帜的诗性符号。从汉乐府的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，到唐代杜牧以《江南春》为题作诗，再到白居易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”，历代文人为这里铺就了厚厚的审美色彩。

明清时期，这里发生了一场百余文人集体参与的“行为艺术”。他们以跨越时代“共创”的形式，用诗韵、书画，甚至生活方式来应和元末诗人倪瓒的《江南春》三首，被称为“江南春潮”。

仇英正是这场时髦文坛盛事的参与者。

但是，事情的源头还要从倪瓒说起。

倪瓒，一位博古好学、有严重洁癖的元末“富二代”，其人设可以概括为“只傍清水不染尘”。道教家庭出身的他，性格孤傲迂僻，人称“倪迂”。

中年时，倪瓒家道中落，又逢社会动荡，他卖去田庐，散尽家资，浪迹五湖三泖，浸习诗文书画，被后世称为“元四家”之一。

偶然一天，倪瓒以小楷作《江南春》三首。闲逸高人的作品，自然不拘一格，无从定义：不光字迹上混杂着隶意和晋宋之风，甚至根本让人看不明白整帖究竟是两首诗，还是一首词，虽然开篇赫然写着“江南春三首”。他笔下的春色更是很“丧”，惨淡又无情。

江南春潮的缘起，正是它。

春潮涌起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“营销奇才”——明代苏州府长洲县收藏家许国用。明弘治年间，机缘巧合之下，许国用得到了倪瓒的这幅笔墨。他随即策划了一场文化盛事——邀请交往过的文化名人都来追和倪瓒的诗作。

参与第一人，就是倪瓒的“迷弟”、江南文坛领袖沈周。沈周自然全情投入，奈何性情温厚的他，始终无法学到迂翁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精髓。和了一次又一次，仍是望洋可愧。

明嘉靖年间，倪瓒诗卷流传到又一位“营销高手”袁表(zhì)的手中，此人操盘了江南春“IP”的“成果转化”。他请大画家文徵

明、仇英分别补画了《江南春图》，并把发动和诗的90余首成果收录于《江南春》诗集。

后来，江南春“IP”果然“大爆”。热潮持续到清代，一轮又一轮和作层出不穷，和诗者所处地域也突破江南一域，风靡遍地开花。

今天文旅宣传里“联名”、打造“IP”等概念手段，早在几百年前的许国用、袁表等人竟已深谙。他们了解古代文人有多爱咏春。春日的物候符号丰富、最是“入画”，春



明代仇英《江南春》局部

天是踏春、“曲水流觞”等社交活动的旺季，春季也蕴含“生生不息”的哲思。

“若到江南赶上春”，当江南这一经典符号与春天联动，调动的文人积极性可想而知。

如果说江南春潮起于跟风应酬，那么后来让文坛风起云涌的，则是诗作者心中

的波澜。

引起波澜的，就是明四家之首沈周。作为吴门画派第一代宗师，他两度拒绝仕途，终身守在吴中侍奉双亲，一生从未走出江浙，却有四海知己和文徵明、唐寅等高徒。

闲云野鹤，成名成家本乃人生幸事，奈何晚年痛失长子，让沈周的一生终究不甚圆满。弘治十五年，76岁高龄的沈周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爱子沈文鸿的骤然离世令他痛感生无可恋，在《理诗草》中写道：“我诗无好语，稿直从散遣。”

他只能拖着年迈的病躯自理家事。随着儿子编订过的自己的诗稿，沈周泪水潜潜，浸透纸页。

写景不是景，而是情

雪上加霜的是，两年后好友吴宽也不幸谢世。耄耋将至的沈周，看透生命如落花般脆弱，于是作《落花诗》，一口气写了10首。

的波澜。

沈周在1506年还画了一幅《落花诗意图》：佝偻老人穿过小桥，面向空蒙的远山，拄杖独立，若有所思。画右上角题字“山空无人，水流花谢”。就如他在《落花诗》中感叹的：“是谁揉碎锦云堆，着地难扶气力颓。”

这期间，众多吴中文人也纷纷唱和。1511年，有人搜集刊刻了他们的落花《唱和集》，竟有360首诗。这场沈周掀开的落花之风，终是扬起了漫天花雨。

在这场百余年的文化接力中，隐逸、闺怨、水乡等意象被不断复写，江南春也由一人之感兴，升华为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符号。士人群体借由审美，为自己从“入仕受挫”到“出仕清高”的精神转向开辟了一条心灵出口，完成了独特的自我叙事。

今天，“江南春”可以勾起一整套文化记忆。它不仅留给我们诗文书画，更呈现了彼时文人们蓬勃的文化创造，不唯风格、地域的创新包容，以及缓缓积淀的精神传承，对今人仍有启迪。

据“道中华”公众号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颜莉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你我共同参与 创建文明城市

公共场合文明养宠 少不了你的配合